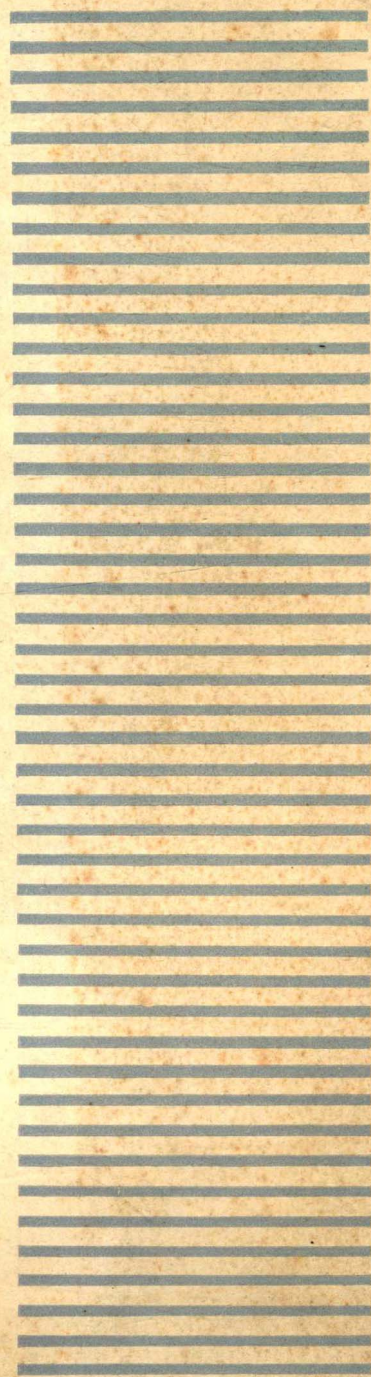


语文论丛



语 文 论 丛

(第 一 辑)

上海市语文学会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 1981 •

目 录

语言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科学	罗竹风 许宝华(1)
——《语文论丛》代序	
语言的起源和思维的起源	唐 建(3)
评索绪尔的语言观	陈秀珠(10)
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	王德春(21)
转换生成语法初探	陆致极(36)
汉语语音发展的规律	张世禄(44)
说反切	史存直(51)
略说汉字的起源	叶保民(70)
谈汉字的发展演变	许威汉(75)
六书说	罗君惕(81)
说形声字	丁方豪(92)
王若虚《史记辨惑》质疑举例	颜克述(101)
说“二三子”	孙锡信(112)
汉语的规范和病句的确定	濮 侃(117)
谈成语的活用	董天琦(123)
吴语、闽语在泰顺的分界	颜逸明 范可育 徐 扬(129)
广州话声韵调与《广韵》的比较	邓少君(134)
陈望道和中国文法学	杜高印 范 晓(181)
陈望道和中国修辞学	宗廷虎(189)

从文字和语言的关系看汉字改革	李公宜 (197)
略论汉语拼音化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许宝华 颜逸明 (206)
汉字笔画的简化可否就此结束	张昭华 (211)

(1) 序言	李公宜
(2) 第一章 绪论	李公宜
(3) 第二章 汉字拼音化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许宝华 颜逸明
(4) 第三章 汉字笔画的简化可否就此结束	张昭华
(5) 第四章 汉字拼音化的历史	李公宜
(6) 第五章 汉字拼音化的现状	李公宜
(7) 第六章 汉字拼音化的未来	李公宜
(8) 第七章 汉字拼音化的实施	李公宜
(9) 第八章 汉字拼音化的评价	李公宜
(10) 第九章 汉字拼音化的展望	李公宜
(11) 第十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	李公宜
(12) 第十一章 汉字拼音化的参考文献	李公宜
(13) 第十二章 汉字拼音化的索引	李公宜
(14) 第十三章 汉字拼音化的后记	李公宜
(15) 第十四章 汉字拼音化的致谢	李公宜
(16) 第十五章 汉字拼音化的出版说明	李公宜
(17) 第十六章 汉字拼音化的编后语	李公宜
(18) 第十七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二	李公宜
(19) 第十八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三	李公宜
(20) 第十九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四	李公宜
(21) 第二十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五	李公宜
(22) 第二十一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六	李公宜
(23) 第二十二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七	李公宜
(24) 第二十三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八	李公宜
(25) 第二十四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九	李公宜
(26) 第二十五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十	李公宜
(27) 第二十六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十一	李公宜
(28) 第二十七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十二	李公宜
(29) 第二十八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十三	李公宜
(30) 第二十九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十四	李公宜
(31) 第三十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十五	李公宜
(32) 第三十一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十六	李公宜
(33) 第三十二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十七	李公宜
(34) 第三十三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十八	李公宜
(35) 第三十四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十九	李公宜
(36) 第三十五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二十	李公宜
(37) 第三十六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二十一	李公宜
(38) 第三十七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二十二	李公宜
(39) 第三十八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二十三	李公宜
(40) 第三十九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二十四	李公宜
(41) 第四十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二十五	李公宜
(42) 第四十一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二十六	李公宜
(43) 第四十二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二十七	李公宜
(44) 第四十三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二十八	李公宜
(45) 第四十四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二十九	李公宜
(46) 第四十五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三十	李公宜
(47) 第四十六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三十一	李公宜
(48) 第四十七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三十二	李公宜
(49) 第四十八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三十三	李公宜
(50) 第四十九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三十四	李公宜
(51) 第五十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三十五	李公宜
(52) 第五十一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三十六	李公宜
(53) 第五十二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三十七	李公宜
(54) 第五十三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三十八	李公宜
(55) 第五十四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三十九	李公宜
(56) 第五十五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四十	李公宜
(57) 第五十六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四十一	李公宜
(58) 第五十七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四十二	李公宜
(59) 第五十八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四十三	李公宜
(60) 第五十九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四十四	李公宜
(61) 第六十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四十五	李公宜
(62) 第六十一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四十六	李公宜
(63) 第六十二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四十七	李公宜
(64) 第六十三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四十八	李公宜
(65) 第六十四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四十九	李公宜
(66) 第六十五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五十	李公宜
(67) 第六十六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五十一	李公宜
(68) 第六十七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五十二	李公宜
(69) 第六十八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五十三	李公宜
(70) 第六十九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五十四	李公宜
(71) 第七十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五十五	李公宜
(72) 第七十一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五十六	李公宜
(73) 第七十二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五十七	李公宜
(74) 第七十三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五十八	李公宜
(75) 第七十四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五十九	李公宜
(76) 第七十五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六十	李公宜
(77) 第七十六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六十一	李公宜
(78) 第七十七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六十二	李公宜
(79) 第七十八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六十三	李公宜
(80) 第七十九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六十四	李公宜
(81) 第八十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六十五	李公宜
(82) 第八十一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六十六	李公宜
(83) 第八十二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六十七	李公宜
(84) 第八十三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六十八	李公宜
(85) 第八十四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六十九	李公宜
(86) 第八十五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七十	李公宜
(87) 第八十六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七十一	李公宜
(88) 第八十七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七十二	李公宜
(89) 第八十八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七十三	李公宜
(90) 第八十九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七十四	李公宜
(91) 第九十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七十五	李公宜
(92) 第九十一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七十六	李公宜
(93) 第九十二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七十七	李公宜
(94) 第九十三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七十八	李公宜
(95) 第九十四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七十九	李公宜
(96) 第九十五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八十	李公宜
(97) 第九十六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八十一	李公宜
(98) 第九十七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八十二	李公宜
(99) 第九十八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八十三	李公宜
(100) 第九十九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八十四	李公宜
(101) 第一百章 汉字拼音化的附录八十五	李公宜

YŬWÉN LÙNCÓNG

(Philological Studies)

No.1

1981

Contents

Linguistics, a Science of Prime Importance—Foreword to <i>Philological Studies</i>	Luo Zhu-feng and Xu Bao-hua (1)
The Origin of Language and the Origin of Thought	Tang Jian (3)
Comments on Saussure's View of Language.....	Chen Xiu-zhu (10)
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 and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Wang De-chun (21)
A Tentative Inquiry into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	Lu zhi-ji (36)
Laws Governing Sound Change in Chinese.....	Zhang Shi-lu (44)
Fanqie, a Traditional Method of Indicat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hi Cun-zhi (51)
The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Ye Bao-min (70)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Xu Wei-han (75)
The Six Categor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Luo Jun-ti (81)
The 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Ding Fang-hao (92)
Wang Ruo-xu's <i>Textual Studies of Shiji</i> Questioned.....	Yan Ke-shu (101)
On “二三子” (er san zi)	Sun Xi-xin (112)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inese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Faulty Sentences	Pu Kan (117)
Flexibility in the Use of Idioms	Dong Tian-qi (123)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Wu Dialect and the Min Dialect in the District of Taishun, Zhejiang	Yan Yi-ming, Fan Ke-yu and Xu Yang (129)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itials, Finals and Tones in the Guǎngzhou Dialect and Those Described in <i>Guang-Yun</i>	Deng Shao-jun (134)
Chen Wang-dao and Chinese Grammar.....	Du Gao-yin and Fan Xiao (181)
Chen Wang-dao and Rhetoric in China.....	Zong Ting-hu (189)

The Reform of Chinese Writing Consider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Script and Speech.....	Li Gong-yi (197)
Prerequisites for the Adoption of Alphabetic Writing of Chinese	Xu Bao-hua and Yan Yi-ming (206)
Can't Chinese Characters be Further Simplified?.....	Zhang Zhao-hua (211)

Contents

.....	1
.....	8
.....	10
.....	21
.....	24
.....	24
.....	51
.....	70
.....	75
.....	81
.....	92
.....	101
.....	112
.....	117
.....	123
.....	123
.....	131
.....	131
.....	139

语言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科学

——《语文论丛》代序

罗竹风 许宝华

上海市语文学会编辑的《语文论丛》和读者见面了，可以说这是我们上海市语文工作积极开展起来的一个标志。

语言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科学，必须加强对它的研究，促使它迅速发展，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语文论丛》的编辑出版，正是服务于这个目的的。

说语言学十分重要，首先是由语言文字本身的重要性所决定的。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如果没有语言，人们就无法交流思想，无法达到相互了解。文字产生以后，语言便克服了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从而大大地扩大了它的社会交际功能。

语言文字还是普及科学文化的工具，是各门学科的基础和学习科学理论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学习社会科学，还是学习自然科学，都必须首先学习语文，没有一定的语文水平，是无法掌握科学文化的。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必须从小就打好语文基础。

在语文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了语言文字学。它源远流长。时至今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语言学正在迅速发展和革新。它不仅同哲学、逻辑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教育学、文学、心理学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也与数学、声学、生理学、物理学以至计算技术、通讯技术和某些工程技术发生了愈来愈密切的联系，围绕着语言学许多有广阔前途的边缘学科正在兴起。如果说语言学过去的任务主要是研究人 and 人之间的交际问题，那么今天的任务则要进一步研究人和机器之间的交际问题了。

正因为语言和语言学十分重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历来都很重视对于语言和语言学问题的研究，只有极端愚蠢、极端反动的林彪、“四人帮”之流，才否认语言和语言学的意义，反对对它的研究。

建国以来，语文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只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才使语言学的发展一度陷于停滞状态。

如今，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到来。“四化”建设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语言学当然也不例外。摆在广大语文工作者面前的研究课题很多，研究任务很重：我们要

完整地、准确地领会革命导师关于语文工作的论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语文工作。要加强语言理论的研究，走我国自己的语文学科的发展道路。要大力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的工作，围绕当前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积极开展研究和实践活动。要重视文风问题，认真改进文风。要加强对现代汉语、近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方言、汉语史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问题的研究。要进行应用语言学、数理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语文教学等等方面的研究。要特别抓紧一些薄弱环节，填补空白部门，建立和发展新兴的语言学科。

《语文论丛》是反映上海语文学界科研和教学成果的园地。这个园地对上海市语文学会的会员一视同仁地开放，既发表学术界专家教授的文章，也发表中青年教师和其他方面人士的科学研究成果，扶植和培养有志于语文研究工作的后起之秀，进一步发展又红又专的语文工作者队伍。

《语文论丛》要认真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要提倡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批判、继承、吸取古今中外语言文字学的一切优秀成果，研究“四化”建设中语文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多刊登理论联系实际，有材料、有分析、有独立见解的文章。

希望上海市的广大语文工作者一起来把《语文论丛》办好！

语言的起源和思维的起源

唐 建

语言和劳动是否同时产生？语言和思维是否同时起源？这也是语言起源问题应该研究的内容。

恩格斯在谈到语言产生的条件时曾经指出，劳动为人类语言的产生创造了需要和可能的条件。他并且认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①五十年代中期，以契柯巴瓦和布达哥夫为代表的一些语言学家主观地发挥了这个观点，他们似乎认为，当猿开始制作第一把石刀并开始劳动的时候，语言便产生了。这种看法在今天的中国语言学界还占有稳固的权威地位。

这些看法是否正确呢？现代科学的发展使这个问题的探讨成为可能。

人类到底走过了多少路程？根据人类学家一九七五年以后的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和研究，绝大多数的结论都认为猿人的出现至少在三百万年之前，其中以一九七五年十月玛丽·利基(Mary Leakey)在坦桑尼亚奥尔杜威峡谷迤南四十公里的莱托利(Leatolil)熔岩沉积物中找到的属于八个成年和三个儿童的颌骨和牙齿的年代为最早，“莱托利熔岩流的年代经钾—氩法准确地测定为335—375万年。”^②人类学家约翰森(C. Donald Johanson)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埃塞俄比亚中部阿尔法地区发现的距今至少三百万年的类人化石，已经具有现代人一般的手。“约翰森用三十五块骨化石拼凑成一只与现代人的手一般大小而且看起来一样灵巧的化石手。”^③这个时期的猿人是否具有语言能力呢？一九五〇年的人类学已经知道，生活在距今十五——十万年前的属于人类发展史上第二阶段即古人阶段的代表尼安德特人只具有极不发达的胚胎期的有节语。而对于在这个年代之前的尼安德特人以及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阶段即猿人阶段的人来说，连这种极不发达的胚胎期的有节语也是没有的。B·尼柯尔斯基和H·雅可甫列夫的论文中曾引用这项研究成果说：“猿人、涅安得塔人(即尼安德特人——引者注)及现代人头骨模型的比较研究指明：从烈·沙破里、烈·金纳岩穴里发现的涅人，其脑沟左半球模型的下额深沟有着还不甚发达的前支，作为下支的补充。这条前支，猿人和黑猩猩都是没有的”。“这证明‘古人’尼安得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152页。

② 威廉·H·诺尔特主编《科学年鉴》(1977年)第209页，科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③ 同上。

塔尔人具有最简单的、胚胎期的有节语言……虽然还是极不发达的形式。”^①尼柯尔斯基等二人引用了这个材料却没有进行正确的分析和推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推理与材料本身所证明的是相反的,因为五十年代人类学和解剖学的这个研究成果实际上是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与十九世纪的澳洲人或火地人那样原始的或比他们更原始的民族不同,在最初的人类社会中,猿人是没有有声语言的。而根据其他学者对同期化石的研究证明,那时的人类也是不具备语言能力的。在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即猿人阶段上,人已经进行越来越复杂的劳动,但是人类学和解剖学还没有对猿人的有声语言的存在提供过证据。人类有声语言从什么时候开始具备了产生的可能条件呢?五十年代苏联人类学者的发现是否站得住脚呢?学者们的眼光转向人类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尼安德特人阶段。

对于五十年代的这个研究成果,七十年代的科学通过它杰出的研究者进一步作了证明。研究者用几种学科的综合研究证明,尼安德特人不能发出清晰的、分节的语音,其中包括象[a]、[i]、[u]这样重要的元音,当然也不能依靠语言来进行交际。他们的语言状况正是“胚胎期的、极不发达的”。美国语言学家E·L·杜布鲁尔和P·利伯曼在研究了猿人到现代人的进化过程中发音器官的显著变化后指出,从喉头上部到嘴唇部的管状部分作为共鸣管道较之作为发音器官的喉头形态更为重要,它称为喉头声管。其次,人类的软腭和喉头之间分离较远,一般哺乳类和下等灵长类动物的软腭和喉头之间却很接近,甚至可以说,喉头深入到鼻部里面,高等灵长类动物中它处于鼻腔和口腔的中间位置。美国康乃狄格洲新哈芬的耶鲁大学医学院解剖学家埃德蒙·克里林根据化石人科的头骨,建立了尼安德特人的声道模型,语言学家利伯曼利用计算机程序来测定通过这种声道模型可能发出的音。利伯曼和克里林根据索绪尔对言语和语言理解的研究成果,终于得出定论:尼安德特人“他们不能清晰地发出一定的声音,其中包括元音[a]、[i]、[u]。”^②其原因在于,他们“发音的喉部直接突入口腔,他们只能依赖改变口腔的形状来改变声音,因此,他们的声道由单道共鸣系统所组成,而现代成年人的声道是双道共鸣系统。成年人具有咽腔和口腔,产生于喉部的声音首先进入咽腔,然后进入口腔,咽腔和口腔的横切面部分的变化会使声音产生变化,咽腔和口腔的横切面部分可以独立地操作。”^③很明显,为了要发出[a]、[i]、[u]这样为现代任何一种语言都十分重要的元音,人类必须收缩他们的声道中部,这个部位位于咽腔和口腔之间,从而同时要求咽腔和口腔的横切面部分独立地操作。因此,如果尼安德特人的喉部直接突入口腔,它是不能发出[a]、[i]、[u]这样的声音的。

利伯曼和克里林的研究证明了,曾经生活在玉冰期的处在人类发展史上第二阶段即尼安德特人阶段上人类,只具备有声音特点的交际能力,或极不发达的胚胎期语言,而不具备有声语言的独立交际能力。有声语言的独立交际至少是在尼安德特人之后才逐渐成为可能的。根据现代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在猿人和尼人两个历史发展阶段之间,有着至少是285—325万年这样的漫长年代。在这个漫长的年代中,人类的劳动能力随着石器的

① B·尼柯尔斯基、H·雅可甫列夫《论语言的起源》,《新华月报》1950,2期,1027页。

② C·B·科塔拉《尼安德特人的灭亡,语言是一个因素吗?》,美国《科学》杂志1974年186卷第4164页。

③ 同上。

改革不断提高,尼人脑的大小已经和现代人相同,工具的制造已经颇有计划,用火和熟食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必需。除了直观动作思维和直观的形象思维之外,“他们已经具有将来观念的抽象思维活动。”^①但是,他们却还不具备语言的独立交际形式。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有声语言和劳动不是同时产生的。当第一块石刀被打制出来的时候,人类便诞生了,但是人类有声语言却在几百万年的漫长年代之后,直到人的发音器官最终成熟时才产生。人的发音器官、听觉器官的发展当然和人的脑髓的发展、智力的发展同时地进行着,但是,无论是发展的速度还是发展的程度,前者都比后者缓慢得多。尽管人类在这漫长年代的后期可能越来越感觉到原有的交际手段是多么贫乏,尼安德特人甚至可能迫切地要求说出他们在劳动中非说不可的许多话来,但是,人类并不是需要交际或想要交际就会有语言,有声语言的产生还要看人类生理形态的可能条件。

语言与思维是否同时产生呢?

根据语言与劳动同时产生的理解,很多学者得出的当然结论是语言与思维也是同时产生的。因为不能设想不具备思维能力的动物能从事劳动,也不能设想这种思维能够没有语言的现实基础,同样也不能设想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哪怕是最原始的社会)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这些学者似乎认为,当类人猿开始劳动的时候,他们就有了思维,有了语言。苏联语言学家布达哥夫说:“语言就是这样在人类从动物界划分出来的时期,在人自身形成的时期,在人的劳动过程中与意识的产生一起产生的。”^②

但是,正如前文所说,语言和劳动并不是同时产生的,有声语言的胚胎形式产生在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二阶段后期,而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后期之间相隔的将近三百万年的漫长年代里,劳动的人并不具备有声语言的交际能力。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时期的人已经具备越来越复杂的思维,这种思维不仅是直观形象的,而且在这个时期的后期已经具有抽象的能力,因此,语言和思维并不同时产生。对于人类来说,思维早在语言产生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并且,这种思维的能力已经比较发达。一九七〇年,苏联科学院集体编写的《普通语言学》(第一卷)的作者认为:至少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人脑中的有意识的思想是不一定需要语言来表达的,“人类在开始说话之前,已经具备了相当发达的思维。”^③不管这个结论是通过何种实验手段得出的,应该说它是正确的。

问题是,在人类发展的第二阶段后期之前的漫长年代里,猿人和早期尼人的思维形式是什么?他们脑中的意识和他们的思维是否可以或可能脱离语言而存在?

苏联语言学家戈列洛夫从个体发生学的角度来研究儿童语言的形成过程,他证明,“儿童通常在一岁以后才发展言语,但他们的理解却从半岁以后就开始了。”戈列洛夫引证的实验还表明,儿童在五个月开始就能根据颜色和形状区分物体,但是这时的儿童根本没有掌握相应的语言符号,可见这时的儿童区分客观物体是不借助语言的。他的实验引证还表明:儿童在没有掌握,甚至根本不理解类的名称(如衣服、植物、器皿等)以前,就能将

① 香原志势《语言的起源》,日本《自然》杂志1974年第10期。

② 布达哥夫《语言学概论》1958年,第279页。

③ 苏联科学院《普通语言学》(1970),转引自伍铁平《近十年苏联普通语言学中的若干问题(下)》,《语言学动态》1978年第4期第6页。

图片上的各种衣服、植物或器皿(或这类玩具)按其类别归堆,可见这种根据事物的本质特征所进行的概括是没有借助于命名,即语言进行的。由此,戈列洛夫得出结论说:“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层次,在这一层次上,对知觉和观念所进行的概括虽然为语言命名准备了条件,但是这种概括本身却是在语言之前没有借助语言进行的,这可以称为前概念层次。”^①

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系统学说认为,作为第二信号系统的语言是从第一信号系统发展而来的,它具有“从现实中抽象和概括”的能力,而第一信号系统只是“对现实世界的感觉和观念”。那么,在第一信号系统向第二信号系统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戈列洛夫的看法是否正确呢?

戈列洛夫是通过个体发生学中儿童语言形成的过程来分析而得出结论的,当然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然而,更好的方法是直接研究类人猿的交际能力和交际行为,这也有助于探索人类中语言和思维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现代科学已经为这种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实验材料。

国外对于黑猩猩的精心训练并不能使它们说出话来。美国耶基斯类人猿生物研究所的K·海斯和C·海斯夫妇曾将黑猩猩维基当作女儿那样抚养。维基的动作比人类婴儿更加活泼,海斯夫妇费尽心血教她学语言,但是除了最简单易发的“妈妈”、“爸爸”等词在依靠手使嘴唇构成一定形状后被发出来之外,维基再也不能掌握更多的语言。黑猩猩没有掌握有声语言的能力。那么,它们的思维能力如何呢?科学家的实验表明:一头一个月的黑猩猩与一个同年龄的婴儿一起饲养,一切待遇都相同,结果发现黑猩猩在头几个月内比婴孩更多地听懂大人的话。但是九个月前后,婴儿赶过了黑猩猩,在九个月末,黑猩猩能听懂话五十八句,婴儿能听懂六十八句。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归诸于语言能力的发展。但是,尽管黑猩猩没有语言能力,经过训练之后,它们却可以按照男女、老少、水果、糕点等对图形卡片进行分类。这说明它们可以对于不同的图形形成某些简单概念,而概念则正是掌握“词”的基础。经过相当的训练之后,黑猩猩还会掌握用一套不同颜色和图形的塑料片组成的词汇系统。并且用它们来与人进行交谈。经过几年训练后,黑猩猩还可以学会一百多个手势“词”,不仅可以使这些词与人进行交谈,还可以和学会手势的黑猩猩交谈。

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还表明:不会说话的黑猩猩在学会一个词之后,可以正确地在不同场合使用。当它学会“开门”之后,可以把“开”字用在“开冰箱”、“开汽水瓶”等场合,在学会“猫”一词之后,不仅可以对猫用这个手势来表示,还可以对图画上的猫也用同样手势表示。此外,黑猩猩甚至会灵活地把词组组成需要的句子,当它向训练者做手势:“给我烟”,训练者用手势答复:“请求要有礼貌”,黑猩猩再做手势:“请给我那支热烟”(请给我那支点着的烟)。黑猩猩还会把词创造性地用到它认为合适的场合,如学会“脏”之后,对讨厌的猴子骂道:“脏猴子”。它还会创造词,用“香水果”复合词来称“桔子”,用“哭一苦一食品”来描写难吃的萝卜,用“饮料水果”来称呼“西瓜”等。^②

① 转引自伍铁平上文,《语言学动态》1978年第4期第5页。

② 实验材料见封根泉《从黑猩猩“说话”谈起》,《化石》杂志1978年第4期第26—28页。

最近几年,试图同黑猩猩交谈的方法从利用塑料符号,聋哑人手势,进而使用了计算机。美国佐治亚洲亚特兰大的耶基斯灵长类研究中心中,有一只名叫拉娜的黑猩猩,她已经学会足够多的一种叫做耶基斯语的经过改造的英语,并通过计算机键盘和人交谈。一九七四年时,她已经进步到突然发现万物都有名称并急于想知道这些名称。拉娜在同她的老师和朋友吉尔一起工作时,想要一个装满糖果的盒子,可是这东西的名称她还没学过,于是她按了几下计算机的按钮,表示出“吉尔告诉拉娜这东西叫什么名字”。吉尔通过计算机键盘回答说:“这东西是盒子”,于是拉娜又通过键盘说:“吉尔给拉娜这个盒子”。从此,拉娜开始问起别的东西的名称来了。^①

黑猩猩是在没有有声语言的能力的情况下进行这些复杂活动的。如果仔细地考察和分析以上这些实验材料,我们应该承认:经过训练的黑猩猩完全不能和只具有第一信号系统的一般灵长类或一般哺乳类动物相提并论,因为它们所能做到的事情是最聪明的猴子也不可能做到的;但是,黑猩猩又不能和具备第二信号系统的人相提并论,因为训练者和研究者普遍认为,大多数黑猩猩掌握聋人手势的能力是有局限性的,它们的智能和人的智能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并且它们不能掌握有声语言。这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在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之间存在着一个发展的中间层次,经过训练的黑猩猩正是处在这个中间层次上,在这个层次上,心理的机制比第一信号系统复杂或复杂得多,但还不是第二信号系统。

既然在两个信号系统之间存在着一个发展的中间层次,那么,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心理机制的发展无疑也经过了 this 层次。从语言这个第二信号系统的载体最终建立的大致年代看,人类在这个层次上经历的时间远比有声语言存在的历史长久,它几乎至少囊括了后期尼人出现之前猿人和早期尼人所经历的大约至少三百万年左右的漫长年代。猿人的思维,正是处在两个信号系统之间。开始时,猿人思维的形式基本上是直观动作思维和直观形象思维(后期尼人则越来越具有抽象思维的因素),这时猿人的思维并不是依赖于语言,而是依赖于比第一信号系统复杂得多的心理活动。这种心理活动的不断变化的复杂程度和这个中间层次在两个信号系统中的位置相一致。它在猿人交际上的表现就是第一信号系统中那些具有声音特点和朴素交际作用的一部分(喊叫、号叫、呼唤、表情、感叹、摹声等都在其内)的越来越复杂多变的运用,而辅助于这种具有声音特点的交际的,就是由于上肢的灵活自由和心理机制复杂化而造成的手势。在猿人所有这些交际形式中,具有声音特点的形式与不具声音特点的形式相比有更优越的条件,因此,处在选择性的有利地位。在猿人的发展过程中,自然的和社会的外界通过猿人的感官反映到他们的头脑中来,劳动和感性经验的复杂化使他们的思维越来越丰富,心理机制也相应地越来越复杂,到尼人阶段,发音器官由于劳动的改造和不断的具有声音特点的频繁交际而逐步完善化,到尼人阶段的后期则出现了不发达的,萌芽状态的有声语言。但是,由于尼人的发音器官还只在完善过程中,尼人还不能发出前、后舌位的高、低元音,所以,他们的语言是含混不清的,每个音节的区别性特征还是不强的。也正因为如此,后期尼人还不能运用他们的萌

^① 实验材料见威廉·H·诺尔特主编《科学年鉴》(1976年),第190页,科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

芽状态的语言独立地进行语言交际,他们还必须借助表情、手势、喊叫、感叹、摹声等等手段。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后期尼人的语言能力是大大发展了,并且伴随着生理形态的完善化和心理机制的复杂化继续不断地发展着,直到足以发出清晰的音来。与此同时,中间层次也随着猿人和尼人的发展进化不断地由第一信号系统向第二信号系统靠近,最后终于达到了第二信号系统的阶段,完成了由第一信号系统向第二信号系统的质的飞跃。一般地说,完成向第二信号系统的质的飞跃在人类发展史上来看,正是在第二阶段即尼人阶段后期到第三阶段即克鲁马农人阶段初期,从时间上看,正是在大约十万——四、五万年之前。这时,人已经具有越来越完备的抽象思维能力,并以原始有声语言为其形式。这时,语言成了思维的直接现实,语音和意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曾带着生物性质的语言声音符号完全变成了社会性质语言声音的符号。语言的一切重要方面,语音、语法、词汇都在频繁的社会交际中约定俗成了。

语言能力是人特有的,但是语言能力并不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分界线,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分界线是劳动。劳动使人从动物界解脱出来,劳动使语言交际成为需要并创造了可能条件。但是,从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解剖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来看,语言学或许应该作出这样的结论:语言和劳动并不同时产生,在有声语言产生之前,劳动的猿人已经存在;语言和思维也并不同时起源,没有语言能力的猿人和早期尼人处在比第一信号系统复杂而还不是第二信号系统的发展着的中间层次上,不断地向第二信号系统迈进,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思维能力。

与语言起源和思维起源问题有关的,是当代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的“先天机制”理论。他认为语言研究不应该只研究语言的表面结构,而应该研究人怎么会说话的。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小孩从周围环境中听到有限的句子,可是他以后怎么会造出许多新的句子,而且也能听懂一些新碰到的句子呢?答案是:人的大脑先天具有一种能创造和理解句子的机能,这就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语言能力。他认为,语言学就是要研究这种能力而不是只是研究语言的行为和表面现象。正是从这个前提出发,乔姆斯基制定了一套形式化的规则系统。

乔姆斯基怎样解释他的“先天机制”观点呢?他认为,第一,儿童掌握本族语言异常迅速和完善,这只能用他们的心理中在开始学语言以前业已成成熟的先天的语言机制来解释。第二,儿童在开始学话时所接触的往往是片言只语,在语音和语法上都很不完善,因此这种言语不可能是儿童所掌握的完善语言的来源,而只能起某种催化剂的作用,即促使儿童先天语言机制的成熟。第三,儿童掌握音位,特别是语法结构的顺序是相同的,尽管他们成长时所处的言语环境不同。

乔姆斯基的看法是否正确呢?

大脑神经学还在十九世纪就确定,现代人大脑左半球的特定部位(额下皱褶)的损伤常常引起有节语言的散乱,而大脑左半球的另一部分(颞颥部皱褶)的受伤则引起人的语聋,这表现在分不清单个的词。这些“语言中枢”的存在证明了人为了交往而获得的应用语言的能力被遗传下来反映在人的脑髓构造中。但这只能证明具备“语言中枢”的儿童学

会语言的可能性,并不证明这种“语言中枢”自己会产生出语言来。根据儿童语言形成的情形来看,初生小儿能微笑,发出和谐的喉音;2—3月的小儿当大人逗他时能发出回答性的喉音,并在安静的环境中自己发出咿唔声;5—6月时可以发出单调音节“爸、妈”等,但只是无意识的随口喃喃;7—8月时会重复某一个音节,如“爸爸”、“妈妈”、“达达”、“那那”并随着大人发这些音,开始懂得语意。例如说“爸爸”他转向爸爸所在方面,这说明词和具体事物在小儿脑中形成了对性联系;9—10月小儿能懂得较复杂的词意,如“给我小手”,“再见”;11—12月开始说出某些物品的名字,以后逐步学会语言。^①而在儿童周围的人习惯于用怎样的语言结构特点和语调讲话,儿童便最先掌握怎样的结构特点和语调的语言,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应当指出的是,儿童的学会语言是在语言环境中进行的,而不是脱离了语言环境由“先天语言机制”自己产生的,儿童掌握本族语言的快速和完善应该由他的“语言中枢”提供的条件和他所处的语言环境共同来解释,而不能单单由“先天语言机制”来解释。如果儿童脱离了他所处着的语言环境,是否能由“先天机制”产生出语言来呢?在丛林中被狼带大的孩子,由于脱离了人类社会,是不会说话的。

诺姆·乔姆斯基在语言起源和思维起源问题上通过个体发生学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其根本错误在于:他片面强调语言起源内因条件中的某个因素,同时又把这种因素理解成是先天具备的,忽略语言起源的外部条件或否认外部条件的重要性。如果将乔姆斯基从个体发生学中得出的结论用于解释人类语言的起源,那将得出荒谬的结论。事实上不能想象猿人具有“先天语言机制”,更不能认为社会的条件只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辩证唯物论的哲学认为,相对地来说,外因条件有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某种情况下,内因本身也是由外因造成的。乔姆斯基认为人们关于语言的知识 and 预先材料是天生的,人天赋就有高度特殊的语言器官和先天机制,这表明乔姆斯基在哲学上是唯理论者。唯理论的奠基人是法国十七世纪哲学家笛卡尔。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就是建立在这种“内在思想”的笛卡尔唯心主义基础上,这种基础的“底脚”一直可以上溯到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乔姆斯基继承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学者海里斯的语言分析方法,并加以发展,他针对统治美国语言学界二十余年的耶鲁派布龙菲尔德的刺激反应理论提出“先天语言机制”理论,提出转换生成语法,自成一派,他对语言的研究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在心理语言学、工程语言学等现代综合性科学领域里享有世界声誉,成为当代最显赫的语言学家之一。但是,他的全部理论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是反科学的,这种反科学的实质将越来越为中国和世界的语言学家所认识。

^① 北京儿童医院主编《实用儿科学》第15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出版。

评索绪尔的语言观

陈 秀 珠

在语言学史中，索绪尔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也很突出的语言学家。他生前写的文章并不多，《普通语言学教程》是他的主要著作，这本书是他在1906——1911年在日内瓦大学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时的讲稿，在他逝世以后由他的学生替他整理出版的。索绪尔进行了二十多年的语言教学与研究，深感当时盛行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语言研究方法上有它的缺点和局限性，如他们用语言系统中的片断材料来进行比较研究，把一些语言事实当作孤立的单位来处理，忽略了语言作为一个系统的完整性，等等。

他长期地观察语言现象并想提出一套合乎科学的理论和原则方法来。针对新语法学派的缺点和不足，他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这套理论对以后的语言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成了“日内瓦学派”“心理社会学派”的领袖和奠基者。很多语言学家都多多少少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他的一些观点或方法，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受他影响更大。这个学派把索绪尔的一些理论当作自己的主要理论基础，所以，凡是研究或评论结构主义的文章必然提到索绪尔，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就是索绪尔学说的继续和发展。他是结构主义学派的鼻祖。

一、索绪尔语言理论的主要内容

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一套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呢？我们把他的主要观点先作一个简括的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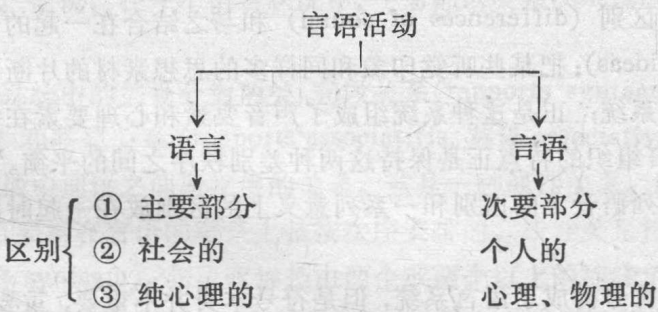
1. 语言和言语

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中第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把语言和言语严格地区分开来，并加以系统的理论上的阐述。他在“语言学的对象”这一章中，提出人类的言语活动(langage, 英译 speech)可以分为两部分：语言(langue, 英译 language)和言语(parole, 英译 speaking)。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它跨越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是个混合体，它既属于个人，又属于社会。语言是言语活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处于首要的地位，它虽是言语活动中的一部分，但它是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应当根据语言在言语活动中的重要性，把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他认为语言是贮藏于每个社会成员脑子里的一个语法系统，一个“声音形象”的仓库。（注：“声音形象”是指语言的声音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印象，索绪尔把语言看作是声音形象 sound-image 和概念 concept 的结合体。）语言是纯心理的，但它是集体的，是社

会的,它体现了言语活动的社会方面。而言语则是心理物理的,是个人的行为,在言语活动中,它是次要的部分。他说:“把语言从言语里区别开来的时候,人们同时就:第一,把什么是社会的从什么是个人的当中区别开来。第二,把什么是主要的从什么是次要的,多少是偶然的的东西当中区别开来。”(见《普通语言学教程》1960年Wade Baskin 英译本,下同)语言是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进行研究的。他强调语言是个人以外的,个人既不能创造它,也不能改变它,语言只是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所作的某种约定。在序论部分第四章中他反复说明语言的这种集体性,他用一个公式来表示语言存在的形式: $1+1+1+1+\dots=1$ (collective pattern 集体的模式)。这个公式的意思是,所有每个人头脑里的语言加起来仍然是一个语言系统,不过后者是一个集体的语言系统。

他用另一个公式表示言语的存在形式: $1+1'+1''+1''' \dots$ 。(particular acts 个别的行为)。这个公式的意思是,言语是每个个人对语言的运用,这是一种个别行为。

我们可以用一个表来概括索绪尔的观点:



索绪尔在坚决主张把语言和言语分开的同时,又指出二者之间的联系:“毫无疑问,两个对象是密切联系,相互依赖的:言语如要别人听得懂,并产生一切效果,则是需要语言的,但为了建立语言,又需要言语。从历史的事实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先的。若不首先通过言语行为(an act of speaking),说话者怎能将概念与声音形象联系起来,……言语又是促进语言进化的东西,由于听别人讲话而收集到的印象会改变我们的语言习惯。所以,这二者是相互依赖的,语言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

2. 语言符号和语言系统

索绪尔对什么是语言以及语言是怎样的一个系统也作了一系列理论上的阐述。

他给语言下了一个定义:“语言是一个表达概念的符号系统,所以可以跟书写系统,聋哑人字母表……军事信号等相比,但是它是这一切系统中最重要”。

语言既是一个符号系统,那么符号(sign)又是什么呢?他认为符号是一种双面性的,概念与声音形象(sound-image)的组合物。概念是所记(signifié,英译 signified),声音形象是能记(sinificant,英译 sinifier)。只要二者之中缺少一个,这个语言单位(linguistic unit 注:这里是指语言中的词)就消失了。离开声音的意义,如“房子”“白”“看”等概念,是属于心理学的范畴。他把语言单位比作水,水是由氢和氧组成的化合物,但如果把这两个元素分开来,则任何一个元素都不具备水的特性。他又把声音和意义的关系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背面,你剪纸的正面必然剪了它的反面。所以声音和意义只能抽象地分开,